

两个故事

罗伯特·穆齐尔 著
张荣昌 译

Vereinigungen
Zwei Erzählungen

Robert Musil

两个故事

罗伯特·穆齐尔 著
张荣昌 译

Vereinigungen
Zwei Erzählungen
Robert Musil

漓江出版社

本书原名“Vereinigungen: Zwei Erzählungen”，根据 Tredition Classics 出版社 2013 年版本翻译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个故事 / (奥地利) 穆齐尔著 ; 张荣昌译 . — 桂林 : 漓江出版社 , 2015.7

ISBN 978-7-5407-7540-7

I . ① 两… II . ① 穆… ② 张… III . ①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奥地利—现代 IV . ① I5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96741 号

丛书策划: 陆 源

责任编辑: 陆 源

封面设计: 居 居

出版人: 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-55087201-833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: 253000)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: 60 千字 印张: 4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(电话: 0534-2671208)

目录
CONTENTS

爱情的完成 / 003

对平静的薇罗妮卡的诱惑 / 069

两个故事

罗伯特·穆齐尔

1911

爱情的完成

“你真的不能一起乘车去？”

“不能。你知道，我必须争取现在尽快做完。”

“可是莉莉会非常高兴的……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可是这不可能。”

“没有你我根本就不想去……”他妻子一边说着这话，一边斟茶，同时朝男人那边望过去。他坐在房间角落用浅色花朵图案装饰的安乐椅里，抽着一支香烟。天色已晚，深绿色的百叶窗朝着外面的街道，一长溜儿别人家的深绿色百叶窗，她无法将它们区别开来。那百叶窗像一双昏暗、沉静地垂下的眼皮，藏匿了这个房间的光亮。此刻，这间屋子里，茶水正从一只无光泽的银质壶倒进茶杯，发出一阵轻微的碰撞声，随后似乎停立在光束中，像一个旋转的、透明的淡褐色轻质黄玉柱子……已经有些磨损的茶壶底面上有绿色和灰色的阴影，也有蓝色和

黄色的；它们静静躺着，像是汇流到了那里，不能再流动了。但是女人的胳膊越过茶壶，而她朝丈夫望过去的目光则与这条胳膊构成一个呆板、僵硬的角。

没错，一个角，这显而易见。但那种别样的、几乎是实体的东西，却只有身处其间的这两个人才能感受到：他们觉得这个角仿佛是一块硬金属，斜撑横跨在两人之间，并把他们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，却又几乎将他们连接成一个统一体，虽然他们彼此远远隔开了……这个看不见的支架撑在他们心窝上，他们能够感觉到那里的压力……这压力将他们顺着各自座椅的靠背竖起来，他们面无表情，目不转睛，然而，受到这股力量压迫的部位，却分明可以体验到一种温情动荡，某种完全轻柔的东西，仿佛他们的心是两群小蝴蝶一同飞舞，彼此交融。

整个房间系于这种细微的、几乎不现实却又明显可察觉到的感觉，犹如系于一根轻微震颤的转轴，其旋动系于屋内的两人。各件物品在四下里屏住呼吸，壁灯凝固成金黄色尖芒……一切都沉默不语，等候着，并因为他们而存在……时间，像一根无休止闪烁的线段穿越世界，似乎正通过这个房间的正中央，似乎穿过这些个人的中心，似乎突然停住，变得僵硬，完全僵硬、寂静并闪闪发光……各个物件稍稍互相移近。这是一种首先停顿、随即轻微沉降的运动，犹如各个表面突然排列整齐，构成晶体——它形成于这对夫妇四周，核心对应着他们的中心。

两人屏息凝气，透过晶体彼此凝视，它包围着他们，使一切向他们聚拢，他们彼此凝视，犹如通过上千个平滑如镜的表面，像他们第一次互相瞥见那样彼此凝视……

妇人放下茶壶，手放在桌面上，仿佛是让幸运之神的重量压得精疲力竭了。他们都向后倒在各自的靠背垫子上。就在两人用眼睛紧紧盯住对方的时刻，他们微笑并若有所失，觉得最好别谈论自己。他们又谈起那个病人，某本他们已经读过的书中的精神病人 G 先生。他们马上谈到一个明确的段落，以及一个它提及的问题，好像他们事先已经想好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因为他们这样做，仅仅是又开始进行一次已接连几天奇特地抓住他们不放的谈话，它好像掩住了自己的脸，表面上在关注那本书，其实却在朝别处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的思绪便难以察觉地经由这个下意识的借口，又悉数返回他们自身。

“我很好奇，像这样一个人，他会怎样看待自己呢？”妻子问，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，几乎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道，“他诱奸儿童，他诱使年轻妇女玷污自己的名声；然后他站在那里微笑着，入迷地注视这一点点情欲，像他内心一束微光在某处亮起闪电的情欲。你觉得，他会认为自己在做坏事吗？”

“很难说。也许他会，也许不会，”丈夫回答，“也许对这样的情感，人们根本不该如此发问。”

“但是我相信，”妻子说，很显然，她眼下根本不是在随机

谈论某个人，而是在谈论此人背后朦朦胧胧开始向她显现的某些东西，“我相信，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很正当。”

他们的想法悄无声息地并排走了一会儿，随即在远处的言语之中重又浮现。尽管如此，看上去却好像它们还互相默默手牵手，好像一切已经尽在不言中了。“……他在损害他的牺牲品。他在伤害她们。他一定知道他在败坏她们的道德，扰乱她们的情欲冲动，将其唤起，使之再也不可能只有一个目标、一个终点。尽管如此，人们好像还能瞧见他在微笑——那张面孔又柔软又苍白，表情极其忧伤而坚毅，充满温情——这一丝微笑充满温情，在他和他的牺牲品的上方飘荡，像大地上空的一个雨天——上天派遣它，这不可理解——在他的忧伤中，在某种一直伴随他大搞破坏的感觉中，包含他所需要的全部借口……并非每一个人的意识都是寂寞的、孤零零的，对吗？……”

“确实如此，并非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是些寂寞的东西吧？”

两人现在又沉默不语，共同想着那个第三者，那个陌生人，许多第三者中的这一个，仿佛他们正一起走过一道景致：树、草地、天空，突然不知为什么这里一切都是蓝的，一切都云遮雾罩。他们感觉到，所有这些第三者都站在自己周围，像一个大球体，当一只鸟儿飞过，将一条匪夷所思的晃悠悠的线条划进其中，那颗球便把我们包住，时时陌生地、呆滞地望着我

们，使我们不寒而栗。这个夜晚的房间里，兀然浮现一种寒冷、广泛、正午明亮的孤寂。

这时，他们之中的一个说道（如同有人轻轻拉响一把小提琴）：“他就像一座房门紧锁的屋子。在这座屋子里，他所做的一切，或许就像一种柔和的音乐，可是谁能听见这音乐呢？通过它，或许一切都将变为轻柔的忧伤……”

另一人回答说：“……也许他在自己内部一遍又一遍探寻，不停用手摸索，想找到一扇门，他最终停下来，只能做到把自己的脸贴在窗玻璃上，从远处观看亲爱的牺牲品并且面露微笑……”

此外他们什么话也不说，但是，在他们愉快地互相交织的沉默里，响起更高亢、更远播的声音。“唯有这种微笑赶上他们，飘荡在他们上方，把他们最后丑陋不堪、抽搐不已的姿势捆成一个细茎花束，使其流血至死……它温柔而迟疑，不知他们是否能感觉到它的所作所为，而它任由这束花凋落，用它孤寂的秘密振翅高飞，像一头陌生的野兽跨进那奇妙、虚无的空间。”

他们感觉到，他们两人相处的秘密正支撑在这种孤独之上。那是一种模糊的、把他们团团包围的感觉，恰是它使他们互相紧靠在一起，那是一种梦一般的寒冷感觉，来自四面八方，只有一个方向除外：他们在此互相倚靠，互相减轻负担，互相掩护，像两个奇妙相配的半圆，它们拼合起来，缩小跟外界接触

的表面，内部则强烈地融合、渗透。有时候，他们感到不幸，因为他们并不能完全彻底地共同应对一切事情。

“你记得吗，”女人突然说，“几天前的夜里，你吻我时，是否察觉到我们之间有些不妥？那一刻，我突然想到某些事情，可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……但我想到的不是你，我突然很痛苦，因为我想到的可以是任何事情，偏偏不是你。而我不能告诉你，又忍不住觉得你好笑，因为你完全不知道，还以为跟我亲密无间。后来，我不再想告诉你，还生你的气，因为你自己没有感觉到这一点，你温存的抚爱再也无法触及我。我不敢求你别管我，因为其实没什么事，其实我和你很亲近，可是这件事，像一个模糊的阴影，似乎我可以远远离开你、失去你。你明白这种感觉吗？有时候，所有的事物突然出现两次，第一次完完整整、清清楚楚，正是人们知道的那个样子，后来又出现一次，苍白、朦胧而且惊恐，仿佛另一个人暗地里用异样的目光在窥视它们。我真想接纳你，把你拽回来……然后又推开你，自己扑到地上，因为当时这完全有可能发生……”

“当时是这个样子吗？”

“没错，当时是这样，在你怀里，我突然哭了起来。正像你认为的那样，是由于极度渴望用我自己的感觉，更深地渗入你的感觉之中。别生我的气。我必须告诉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说不定只是胡思乱想，但我很伤心，我相信这就是我总是想起

那个 G 的原因。你明白吗？”

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放下香烟，站了起来。他们的目光互相牢牢扣住，两人不约而同地紧张晃动，如同两个杂技演员并排站在一条绳索上。然后他们不发一语，拉起百叶窗，望向外面的街道。两人都觉得，他们似乎在倾听各自心中紧张情绪所迸发的杂音，倾听着某种突然闯入生活又再次潜伏起来的東西。他们知道，没了对方自己就不能活，只有在一起，像一个极具艺术性的、凭自身支撑的装置，他们才能够承受住自己想承受的东西。当他们想着对方时，几乎病态地感到痛苦，他们的关系有其敏感的一面，会造成内心最轻微的不稳定，它看上去是如此微妙、放肆而又不可理解。

片刻过后，当他们看到外面的陌生世界，并重新恢复其安全感时，他们疲倦了，希望一同入睡。他们除了对方什么也感觉不到，此外还产生了另一种感觉——尽管它很微弱而且正消失在黑暗之中——那是一种犹如伸向无垠天空的感觉。

第二天早晨，克劳蒂娜乘车去那座小城，她十三岁的女儿莉莉就读的学校便在那儿。这个孩子是她第一次结婚时生的，孩子的父亲是一名美国牙医，克劳蒂娜——在一次乡村逗留期间受到痛苦的折磨——找这名牙医看过病。当初她徒劳地等候一位男友来访，这位朋友迟迟不到，简直让人忍无可忍，于是在一种混杂着恼怒、痛苦、迷狂，以及她接连几天不断看到自

己脸庞上方晃动的牙医白胖的脸组成的奇特醉态之中，发生了那件事。她从未因这一事件，从未因发生在她最初的、被浪费掉的那段生活的某一个事件而感到良心不安。几个星期之后，当她不得不再次复诊时，她让打扫房间的女佣陪同自己前往，对她来说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；它没有留下任何东西，留下的只是对一朵特别的情感云彩的回忆而已。这朵云彩像一件突然从头顶上扔过去的大衣，迷惑、刺激了她一会儿，然后迅速落到地面。

因为她当时的所作所为蕴含着一种奇怪的东西。她居然不能得到像那次一样快捷、克制的了断，反倒长期似乎完全处于某些男人的控制之下，她能够为这些男人做他们要她做的一切事，甚至不惜自我牺牲，任人摆布，可是，事后她却丝毫不觉得自己经历了强烈或重要的事件。她实施了并也承受了一些作为，从强烈、激愤的，到侮辱性的，但从未丧失一种意识，那就是：她所做的一切其实并不涉及她自己，基本上跟她没什么关系。一个不幸的、平凡的、不忠实的女人的这些所作所为，像一条小溪，从她身边潺潺流去，而她始终只有这种感觉：一动不动地坐着，陷入沉思。

那是一种从来都界定不清的意识，它终极的完整性保存在她内心深处，并时时有所显现，是它把那最终的克制和确信，带进她不假思索的“听任别人摆布”之中。在种种现实经历的

全部复杂关联后面，有什么东西未被发现，虽然她从未抓住她生活的隐蔽本质，或许她甚至认为，自己将永远不能进入那儿，无论如何，不管她做什么，它给予她一种自由感，好像一个客人走进一间陌生的房子，很清楚自己只会在这儿待一次，因此漫不经心地、有点儿觉得索然无味地任人摆布，不论她在那儿会遭遇到什么状况。

后来，她所做的一切，所经受的一切，在她结识现在的丈夫的那一刻，对她而言全都沉没了。她从此走进了一种寂静和孤独之中，关键不再是从前发生过什么，而仅仅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。往事之所以存在，似乎只是为让他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对方，否则它早就被淡忘了。一种浓郁醉人、欣欣向荣的感觉，像她周围鲜花盛开的群山那样升起，只是在远处依然留存着一种历经苦难的体验，留存着一个背景，一切从此逸出，如同在温暖之下，冻僵的肢体缓慢地、昏昏欲睡地开始舒展筋骨。

或许，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东西，稀薄、苍白且几乎不可觉察，从她当初的生活进入她现在的生活之中。而她恰恰今天不得不又想起这一切，可能是偶然巧合，可能是因为她坐车来看孩子，可能是因为一件别的什么无关痛痒的事情，然而，这东西在火车站才出现，当时，她身处人群之中，受到他们压制、扰乱，突然轻轻被一种感觉所触动，这种感觉从她身旁一掠而过，依稀可辨，稍纵即逝，使她模糊、隐约，但几乎活生生地